



文藝譯叢

迎春

梅麗朵爾·勒·蘇爾著

文藝譯叢

迎 春

美國 梅麗朵爾·勒·蘇爾著
侯 鞏 譯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迎 春

著 者 梅麗朶爾·勒·蘇爾

譯 者 侯 章

分類：文學・藝術一小說

書號：124 字數：63 000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3 7/16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7 500 冊

1—7 500

定價 三角八分

出 版 者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

總 經 售

上海圖書發行公司

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

三新印刷製版所製版

協記印刷廠印刷

上海鳳陽路一二七弄一一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

Meridel Le Sueur

SALUTE TO SPRING

International Publishers
New York, 1940

內 容 提 要

作者是美國進步的女作家。她用短篇故事的形式，描寫了美國工農階級所遭受的壓迫，反映了他們的窮困與怨恨，以及在共產黨員、進步人士的啓發之下，逐漸覺悟以至進行階級鬥爭。

每篇故事的內容與人物雖然各不相同，可是作者却有計劃地通過幾種不同性格的女人對革命的看法，描寫了人民羣衆由不滿與仇恨發展到實際行動，參加鬥爭。

目 次

迎 春.....	1
女兒的小傳.....	17
挨餓的知識分子.....	29
我參加了遊行.....	42
今晚也是鬥爭的一部分.....	55
“別了，我的老婆、孩子和一切朋友”.....	65
死難的鋼鐵工人.....	83

迎 春

——爲瑪麗·柯忒而寫

她關掉噤哩啞啦的收音機——電池沒有電了——“我要別的新聞，我要聽別的新聞呀，天哪！”她拿着孩子的奶瓶走進廚房，一邊想着，一邊大聲地自言自語。孩子發燒，現在看來好了些，她想自己拿奶瓶餵孩子吃奶——一眼望出去，四面全是冰天雪地，光禿禿的小山，地上壓着積雪，一棵棵黑糊糊的小樹像十字架一樣地矗立着。

灶上掛着日曆，上面畫着一幅光着身子的胖孩子，下面印着三月。她伸手扯下了日曆，把胖孩子的彩畫扯成兩半；發火的時候順手扔進火裏。

占木說：“你幹嗎把它燒啦？”她吓了一跳。她知道他坐在廚房角落裏，凝望着地上逐漸溶化的積雪，希望有種籽播種。他爲什麼要像個老太婆似的，蹲在冷冰冰、黑洞洞的角落裏對她講話呢？

占木看她塞好奶瓶。她是一個身量那麼小的女人。他起初只感到她身量小很奇怪，可是現在却覺得不吉利了。他遠遠瞧

見自己的孩子——蓮古兒和露絲——穿過兩排光禿禿的黑色橡樹當中，從學校裏回來。現在他們只在上午才去上學。他們走那一條路，要花半個鐘頭；他瞧見他們走過下半段難走的地方，爬上落下，翻過了一坡又一坡；這兒有些地方的雪已經溶化了，露出一塊塊黝黑的地面，頂端和斜坡上已經全沒有雪了。如果太陽出來，再過一個星期，就可以準備播種。“她好些了嗎？”他問了一聲，自己覺得口氣很彆扭，還有些抱歉似的。

她不想回答他。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說，一邊從熱水鍋裏拿出奶瓶，從奶頭裏抖出幾滴奶來試試是不是太熱。她不想跟他講話。她恨他坐在那兒；他也知道。她走到屋子外面；他向窗外望去。

她把奶頭塞在病孩子的嘴裏，孩子眼睛半開半閉，有氣無力地吮吸着。她用指頭碰一碰孩子張開的手掌，孩子的手指彎攏來，抓緊她的指頭。一連好幾夜了，她老是聽着孩子急促的咻咻呼吸聲；現在呼吸平靜了些，孩子半睜着眼瞧她，很舒服似的，好像再也不必掙扎了，她心裏反而害怕起來。瑪麗能夠瞧見窗外一座座的小山，瞧見自己那兩個孩子翻過山坡，向着房子，向着食物，向着她走來——蓮古兒的紅色鵝舌帽一忽兒升在坡頂上，一忽兒彷彿淹沒在雪裏不見了。她抱起孩子，緊緊地摟着她，好像那些隆起的坡頂壓迫着她似的。她覺得屋子裏靜得可怕，冰雪封住的地面也靜得可怕。現在，孩子們一回到家裏，就要吃東西，家裏只有麵包浸牛奶可以吃。最後的一些馬鈴薯昨晚已經煮湯吃光了。占木沒有錢去買種籽，大白天還坐在廚房

裏，像個傻瓜似的。播種的時候到了，還沒有種籽，一個人真會急得發瘋的。

她要找些東西，煮些東西；總得弄些東西吃吧。懷裏的孩子腦袋稍微向後一扭，眼睛半開半閉，露出瞳孔，彷彿在瞧着她；她用手指揉着孩子，似乎想把自己的鬥爭意志注入孩子身裏。她臉孔瘦削倔强；她生在英國威爾斯地方，所以意志十分堅強。她要怎麼做，什麼都攔不住她；就像挨了一鞭似的，非向前不可。她結了婚之後，要不靠着意志，還有什麼能夠支持着她熬過這幾年呢？整天照管三個孩子，挑水，烤麵包，擠牛奶——就像是叫小麻雀幹大事情；甚至夜裏孩子都睡着之後，她還會在院子裏鑽來鑽去，忙着找雞蛋，真像麻雀從一個窠跳到另一個窠，望望窠底有沒有蛋；她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苦幹，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做疲倦和失望，似乎她一身細瘦骨頭是鋼鐵鑄成的。她的兩個孩子是那麼肥胖，只要沒有那麼多的事情，她是很高興他們的。她對孩子們有一股熱情，有熱情來照顧他們，有熱情來生育他們。

她摸摸孩子的枯枝似的瘦腿，擦擦薄弱的胸脯，一把抓着一隻一點兒大的腳。她把孩子的一隻腳抬到自己的嘴巴前面，把凍冷的腳趾頭放在自己嘴巴裏面，用力呵氣。她再彎下腰，把熱氣呵在孩子身上；她也明白，不管自己花了多大的力氣，孩子總不會有什麼抵抗力；孩子從來就沒有吃够。她揭開自己的圍巾，把孩子裹在裏面，貼在自己身上。她對有些人說過，如果孩子熬得到春天，就沒事了。那時候就會有糧食，胡蘿蔔、蕃茄

了。我自己來種。

兩個孩子走進屋子，叫了聲媽媽，這就是說他們肚子餓了。她把娃兒放回搖籃裏面，娃兒嘴巴很古怪地向她微微笑着，彷彿是非常老成，懂得世故似的。

她給了兩個孩子一些乾麵包，他們似乎很安靜，很正經，似乎知道這是最後的一點糧食了。他們一邊吃，一邊瞧着坐在角落裏的父親，直到父親站起來，穿上衣服，向外走去。

他的一舉一動都像一把刀似的扎在她身上。他個子又長又瘦，臉孔晒得黑黑的，臉上和脖子上還帶些太陽晒的黧黑和冬天凍冷的蒼白；收穫之後，他們一起在屋子裏關了那麼久，她替他難過。他真像一把刀，一舉一動都要扎傷她。“你上哪兒去呀？”她向門外嚷着；他却一直向穀倉走去。孩子們望着她。她把圍巾往頭上一披，跟在他後面跑，嘴裏嚷着：“占木，上哪兒去啊？”“我到城裏去，”他一邊回頭向她說，一邊很快地向穀倉走去。她跟在後面踩過泥濘，拚命趕上他那剪刀般的大步子。“城裏嗎？”她喊着，“我跟你一塊兒去。”她拉着他的衣服。“不，”他說，“你還是待在家裏好，娃兒會要你的！”

“她好了些啦，”她仰起頭向他嚷着。“我得離開這兒。我也得離開。”他停在抽水機旁邊，眼睛朝下望着她。她頂着風站着，像隻黑母雞準備向他撲過去似的。她眼裏一把怒火，個子瘦削，神經緊張，在風中樣子很突出，周身充滿着那種常常使他快活的飽滿的精力。他向她苦笑一下。“也好，”他說道，“我們等一下走，你找瓊妮過來看看小孩吧。我想現在就去。”她扭轉身，像個

小姑娘似的，在風中跑到屋子裏去。

占木好不容易才把一輛破汽車的引擎發動起來。他們整個冬天沒用過車，從九月份起已經節省下來四加侖汽油。她和孩子站在窗口，瞧他轉動曲柄發動引擎。機器一開始震動，她就吩咐瓊妮記住把溫暖的毯子蓋好嬰兒，吻了兩個孩子翹起的臉孔，就跑出門外去了。她回頭瞧見孩子們在窗玻璃上擠扁的臉孔，瞧見孩子們揮揮手，她也向他們揮揮手，直到她和占木拐個彎兒瞧不見為止。

離開她從每一個窗口看到的、像一片冰凍的海面雪封的景色，而瞧見別的地方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她知道占木不會告訴她為什麼到城裏去，不過她看見過一封信，講什麼在救火會禮堂開會討論種籽貸款的事，並且一路上有很多別的農民也到城裏去，所以她明白，他一定是到那個地方去的。他心裏想的事情，她都知道。他什麼也不必告訴她。她還看得出，他眼睛瞧着田裏，心裏盤算着需要多少種籽、肥料、石灰。一路上木柵從車旁掠過。她戴着一頂上街去才戴的帽子，覺得自己坐車上城去真漂亮。她並不需要很多的東西就覺得很得意了。現在她覺得人生很光明，很有生氣；她不管爲着什麼，總有一股熱血很快地湧到全身。

他們的汽車駛過一座座她從小就熟悉的、樣子很雄壯的、光禿禿的小山；占木一路上什麼話都不講，最後他才說道：“我們怎麼活到春天呀？”他要是不在開車，就不會講出這句話來。“我們該怎麼辦呀？”

這句話倒使她寬鬆一下；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講到這種事。

“怎麼啦！”她喊着，“怎麼啦，占木！我們當然會活到春天的。你想到什麼啦？怎麼啦！我們一定會活下去的；當然啦，我們難道沒活下去嗎？我們哪一年活不到春天的呢？”

“是誰在發牢騷啊？絕不是我。怎麼啦，我們是熬得過的。不錯啊，太太。我目的是想去拿老達耳所不接受的三袋麥子，放在車子後面拿回來；我就想在今天弄錢，弄一袋糧食，再弄些貸款。我想弄些東西吃罷了。怎麼啦，真不害臊，不要臉到哭哭啼啼，向天老爺哭哭啼啼！我們在這個鎮裏住了好幾年，在這兒生下了兒女，什麼都在這兒，還沒有辦法多借些錢嗎？還向高高在上的天老爺嗚嗚咽咽！做些實在的事吧。”

“好苦的日子啊！”他說。

“好苦的日子啊！”她嚷起來。“難道我們以前過的不是苦日子嗎？難道我們上代過的不是苦日子嗎？我們有誰脫離了呢？”

“脫離苦日子嗎？”

她苦笑着說：“好吧，如果你要那樣講法，就那樣講吧。苦日子跟着我們不放手，我們也不放手。”

他覺得舒服些，斜着眼睛瞧她——見她頭上戴着他們度蜜月時所戴的那頂漂亮的舊帽子，黑油油的頭髮從後面向上梳，鼻子那麼細巧，那麼尖。“天呀，她一點兒都不老啊！天呀，她像隻歇在籬笆上面的小母雞；她的精力真充沛！”他覺得舒服些，從口袋裏掏出烟絲，自個兒哈哈大笑起來。

“太太，”他說道，“你真够辣呀！”

“占木，”她臉孔紅起來，喊道，“我告訴過你了——”

他笑起來，從窗簾縫裏吐出一口唾沫。

鎮裏的街上滿是走向救火會禮堂的人。不錯呀，先生，她猜着了；正是開會討論到期的種籽貸款這回事。她微微一笑，占木眼睛望着別處。他們把車子停在梅氏啤酒店前面，她下車，把身上那件舊大衣一拉，望望還有什麼人在城裏。街上像星期六那麼熱鬧。一點兒都不錯，先生，是開會，看看怎樣可以弄到新種籽。她瞧見莎荻·麥爾崔斯走過對街，到雜貨店裏去。占木咕哩咕嚕地不知道講了什麼話，就走下街，裝着不去救火會禮堂開會的樣子。她也跑過了街。

太陽已經出來了，大家都在陽光底下，走過那條小小的主街。雪還在溶化，街上有水潭。大摩林廠門關着，機器不開動。男人們都想辦法不讓女的跟來開會，自己却慢騰騰到救火會禮堂去。婦女們都從店舖窗裏望出去，瞧瞧自己的男人們在幹什麼。

瑪麗和莎荻談了幾句話，她的孩子也病了；她們兩個眼望着男人們走下街到救火會禮堂去。瑪麗回到舖子裏面，看看罐頭食品，麵粉，新鮮蔬菜。她並不想向他們掛賬；她想等到會後再說。有幾個女人看了看新鮮的蔬菜，什麼都不買，她和她們扯了幾句。末了，她出去，穿過街道，到救火會禮堂裏面坐下。裏面沒有幾個女人，因為她們都不敢進來。男人們都回頭望她一下，她有點兒害怕。

奧爾·漢生正站在台上講話：“我們天天都過着艱苦的

活；我們天天都吃苦。我們應該覺悟了。我們應該開始行動了。”

他嘴巴上、額頭上滿是汗珠，一定已經講了很久。他講完之後，停了一會兒，然後慢騰騰地走向自己的座位，揩揩自己硬幫幫的腦壳。

她身子向前探着，彷彿騎着一匹瞎跑的馬似的。一個人緊跟着一個人站起來講話，說明長期鬧旱災期間，他們欠下的種籽貸款，是怎樣願意而且是怎樣準備繳還的，但是如果現在繳還，他們這個春天就不能播種了——他們講的話，她都聽得清清楚楚。她又聽見他們說：有的在久旱期間死掉小羊，有的去年死掉豬兒，有的放在石灰坑裏的做肥料的骨頭過了冬天就沒有下文了。牲畜的飼料也不多。說話的人講得渾身大汗。現在人多，講話不容易了。把心裏所有沉痛苦惱的事情全都擠在幾句話裏，是很彆扭的事。他們講的時候，城裏來的一個很漂亮的女速記員全都記了下來。主席說，據他們了解，並不是掌握債權的政府催促徵收員向我們討債，誰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，他們今天開會就爲了這個緣故。

“一點兒不錯，”她聽了他們所講的話，點點頭。她沒想到這一切她都了解，現在這些話給講了出來，她明白他們的話很符合情況，講得很恰當。今年養小豬也遠不如去年：死啦，損失很重呀！“不錯，”她點點頭，“不錯，一點兒都不錯。”

一個大學教授站起來講話。他是個臉色蒼白、腦袋很長的男人，他講得非常悲慘。她不喜歡聽那些話。他的樣子很苦

惱，一顆白腦袋裝在瘦長的身體上。她望望四圍的男人，全都像扔在農舍院子裏面，斑斑點點殘缺和毀壞的機器。“你懂得怎麼辦的，”她想到，“他們檢查種籽，看看會不會發芽。你們也可以同樣地檢查一個人。有學問的人有時候發揮不出力量；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相信。把他們當做將來的種籽，是不行的。依靠他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。”因此，她就不聽這位教授的話。他講的話她一句也沒聽見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臉頰忽然紅了起來，渾身出汗，雙手握緊。走上前去發言的是占木呀！他站在那兒，眼睛盯着地板，雙手垂下，他買的衣服老是掩不住自己的一雙長手。大家都望着他。他好像站了很久才講得出話來。他一開口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他的聲音真像外面一輛汽車在按喇叭，像羣馬飛奔，像對街一家鐵匠鋪子釘馬掌的鏗鏘聲。

他講的話是這樣的：“我們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面都套着一條索子。這條索子今天下午你們是瞧不見的，可是索子照樣在那兒。不管我們怎麼搞，索子總是在那兒；我們的脖子時時刻刻套着索子，甩甩搭搭。”

“我信任憲法，”占木說。“我信任美國。”他對他的看法不同了。當他講到他信任美國的時候，一腔熱血衝上臉頰。他演講得很好。“你們都是好漢子，”他說道。“你們有好漢子的能力；你們有人民的權利——你們和你們的孩子都有。我們要做合理的事情。我們要還我們的債。我們欠了債總是要還清的。弟兄們，我們不是不還呀！我們不是想賴掉種籽的債務呀！這話是

不對的，長期說來是不對的。不對呀，各位先生！弟兄們，我們是付不出來！我們是付不出來啊！我們已經還過的債，就是從孩子嘴裏節省下來的，這是誰也不能抵賴的事實。”

大家拍手喝彩，說他講得好。占木用帕子擦擦手接下去說，“七年大旱，我們欠了一筆種籽債，如果我們現在還了債，這個春季就不能夠種麥子了。現在已經到了播種的時候，誰也沒有種子。還有這些徵收員，那麼厲害，你到倉裏去拿些乾草餵牛，一動手就發現一個他媽的徵收員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，他也苦笑着說下去：“是呀，各位先生！你現在隨便揭起一捆草，就有一個徵收員撲的跳出來。一年混過一年；一年不如一年；他媽的，我們要是再等下去，就會像別人一樣給攆走。一九三四年我們歉收。我割了一百十五畝地的收成，存在地窖裏，却裝了一地窖的薊草。到了秋天，我想參加飼料貸款，沒有批准，原因是我欠了銀行的錢，所以沒有貸款的權利。那時候我有五十七頭牲口，我要求國家儲備銀行不要控告我賴債；他們答應不為難我。我說，我什麼人都沒有打過，國家儲備銀行和銀行徵收員都可以替我證明，所以請他們不要為難我。”

她現在益發明白了。她現在了解，他講出這些話來是多麼不容易。這些話從來沒有對她講過。她從前總不曉得發生過什麼事，只看到所發生的一些事。

他慢騰騰地講下去：“過了一個星期，警官送來一張傳票，叫我二十天之內出庭；結果判了我一次罪。飼料借款的時候到了，我沒有權利，借不到。我一個月只有二十五塊錢過活，不得

不幸了十三隻豬，冬天又死了八頭牛，到了不知是春天還是夏天，紫花苜蓿長出來的時候，又死了三匹馬。死了之後，剖開肚子，發現了苜蓿在肚子裏結成一塊一塊的。現在我家裏還有個女兒病得非常厲害。”

瑪麗心裏一陣慘痛，好像猛地想起已經忘記了的娃兒。

“現在我們非幹些事情不可。我們非開始行動不可。我們非明確這些事實不可。”

他講完了，站住不動。她有點兒着慌，向他招手，想叫他過來跟自己一塊兒坐。主席說話了，他認為應當選出一個委員會來執行祕書記下的事情，把它送到有關的機關，採取必要的行動。他說：“因為這個委員會應當有個女人參加，所以我提議占木的老婆，瑪麗，當個委員。”大家都向她笑笑；她覺得全身精力一下子都衝動起來，世界上的一切——精力、信仰、智慧——好像都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了。她站起來；他們瞧見一個身量小小的威爾斯女人，皮膚黝黑，頭上帽子歪在一邊，瘦得像一隻小雞，不過，心裏倒有一把強烈的怒火，一股強烈的熱情。

“我站起來講話，我請求發言，”她說。“我想婦女們也應當參加會議，因為婦女們在這兒參加是很重要的。我們懂得你們所講的事情，我們爲了那些事情天天受苦，我的意思是說，我們都懂得什麼叫做吃苦。每年到了春天我們還活着，總覺得奇怪，自己又活過一年。我們對自己說：‘又活過一年了！’我們算了一算有幾個孩子，每年總比前一年稍爲不同些。到現在，這樣的苦日子已經過了七年，像聖經裏說的一樣苦。總是沒完沒了！

總是沒完沒了！你說你的孩子都高了一寸；可是你又生了個孩子啊——只有孩子這方面，我們從來沒有不景氣過；從來沒有缺少過！我們到底還活着呢；你們也都活着！的確應該感謝上帝！我想講的就是這幾句話。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什麼委員會，現在我要好好參加。”

大家熱烈鼓掌。她坐下來，心裏驚喜交集。奧爾·漢生站起來，說她這番話講得好，應當有多些婦女參加。他希望全體農民團結起來，胳膊挽着胳膊，從這兒一起走出去。“我希望我們當中有一半是婦女。”

整個救火會禮堂喧嘩哄笑，會也散了。那位漂亮的女速記員從過道跑下來，一手搭在瑪麗胳膊上，問她什麼時候可以來，和大家一起宣誓。瑪麗望了占木一眼，說“明天”。占木點點頭，握住她的胳膊，拉她挨近自己走出去，一路談談笑笑，向人家點點頭。大家都很興奮，講的話都比平時多。

他們上了汽車，開到大麥倉去。她把手搭在占木的胳膊上說道：“這一次我去。”她下了車，走進達耳先生的辦公室，對他說：“我車裏有三袋麥子，我要換些吃的東西帶回家去。”他說：“對不起，除非先把一袋給麵粉廠，你們這樣是賣不掉的。”“也好，”她說，“就算兩袋的錢。你聽我說，你要替我辦妥，聽見嗎？我非有麵粉不可，你非替我辦好不可，否則委員會要干涉的。”

“什麼委員會？”達耳問道。“種籽貸款委員會，”她說，很得意似的。“瑪麗，不要太緊張，”達耳說。瑪麗說：“如果你家裏